

《聊斋志异》狐精故事英译译者风格对比研究

吕嘉颖, 赵亮*, 杨晓锋, 张家燕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本研究以文本细读法为研究方法, 考察《聊斋志异》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中《画皮》、《娇娜》、《贾儿》、《婴宁》、《莲香》篇章有关狐精的文化负载词翻译风格、叙事风格和注释风格。研究发现: 翟译本狐精名称文化负载词翻译以异化策略为主, 保留中文拼音特色, 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传播; 闵译本以归化策略为主, 挖掘名称背后的中华文化元素, 向西方读者呈现名称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在叙事风格方面, 翟译本因动作描写不够精确, 导致狐精故事人物形象塑造略逊于闵译本, 最终影响翟译本译文故事叙事的完整度。在注释方面, 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社会风气, 闵译本更加注重狐精文化背景与历史语境的分析; 而出版于21世纪的闵译本, 既关注狐精文化背景, 也关注狐精情感和心理变化。

【关键词】《聊斋志异》; 狐精故事; 译者风格; 文化负载词; 叙述;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城市理工学院2024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聊斋志异》英译本狐精故事译者风格对比研究”(编号: JY24371)阶段性成果;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202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研究: 译者风格与他者”(编号: 59-K0224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13日

【出刊日期】2024年12月20日

【DOI】10.12208/j.ssr.2024008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or style on fox sto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ao Zhai Zhiyi*

Jiaying Lv, Liang Zhao*, Xiaofeng Yang, Jiaya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it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close reading method to examine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translation style, narrative style, and annotation style related to the fox spirits in the five stories such as *The painted Skin*, *Grace and Pine*, *The Merchant's Son*, *The Laughing Girl*, *Lotus Fragrance* from Chinese classic “*Liao Zhai Zhiyi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s translated by Herbert Giles and John Minfor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Giles’ translation predominantly adopts a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retaining features of Chinese pinyin in the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for fox spiri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In contrast, Minford’s translation primarily utilizes a domestication strategy to dig deep into the Chinese elements behind the name of the foxes, presenting the deeper meanings embedded in the names to Western readers. Regarding narrative style, Giles’ version falls slightly short in character development due to less precise action descriptions when compared to Minford’s translation, finally impact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narrative of fox stories in Giles’ version. In terms of annotations, Gile’s translation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analyz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fox spirits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social morality of the Victorian Age, while Minford’s version, published in the 21st century, focuses more on the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fox spirits.

【Keywords】 Liao Zhai Zhiyi; Fox story; Translator style; Culture-loaded words; Narrative; Annotation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穷毕生精力, 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的基础上写成的文言巨著, 近 500

*通讯作者: 赵亮 (1992—), 男, 陕西渭南白水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语料库翻译学、文学翻译研究

篇, 约 40 余万字。由于该书文章主题广泛、创作手法不拘一格、故事情节瑰丽奇幻、曲折动人, 时而针砭时弊, 时而讴歌爱情, 时而劝诫乡民, 因而被称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 (马振方 2007: 19) [1]。小说中涉及狐精的故事 86 篇, 约占该短篇故事集的六分之一。狐精形象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 以道德为基准, 狐精有善恶之分; 以年龄为界限, 狐精有老幼中青之别; 以性别为准绳, 狐精有雌雄之异; 以容貌为依据, 狐精有美丑之差。作为《聊斋志异》中的重要形象之一,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各具特色、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 《聊斋志异》被译介到世界各地。《聊斋志异》著名研究专家马瑞芳 (2001) [2] 曾指出,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 《聊斋志异》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 在众多外文译本中, 其英译本数量最多, 影响也最大。以美国最大电商平台 Amazon 和书评网 Goodreads 为载体, 我们搜到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多达 12 种, 其中翟理斯 (Herbert Giles) 译本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和闵福德 (John Minford) 译本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分别收到 34 条和 189 条评论, 共计 5396 和 19160 个英文词, 远超其他译本的评论数。

以上数据表明, 翟译本和闵译本最受英语世界的读者欢迎。基于此, 本研究以这两个最受欢迎的译本中的狐精故事为研究对象, 试图捕捉两位译者在翻译风格上的不同。黄立波 (2018: 77) [3] 指出译者风格研究从方法上不应仅局限于平均词长、平均句长、标准化类符一形符比等传统形式参数统计, 而应当拓宽思路, 向语义、语用、社会—文化等参数拓展, 借鉴语料库文体学、计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相邻领域的研究方法, 拓宽翻译文体或风格研究的范围。本研究抛弃前人多从平均词长、平均句长、标准化类符一形符比等传统领域分析文本风格的做法, 专注于两译本文化负载词、译文叙事和内副文本对比研究, 以期探明两位译者在语义、语用、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同风格及其潜在影响。

1 文献综述

狐精故事作为《聊斋志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社会价值。从古代文献到现代译本, 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形象经历了从神话到人文的转变。例如, 《聊斋志异》中的《画皮》、

《娇娜》、《贾儿》、《婴宁》、《莲香》篇章, 展示了狐狸精从传统妖怪向具有丰富人性特征的角色转变的过程。这些故事不仅体现了蒲松龄对女性美的赞颂和对女性智慧的认可, 还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反思。通过对闵译本与翟译本中的狐精故事译者风格进行分析, 可以探明译者如何向英语读者呈现这些狐精形象。

卢静 (2013: 53-58) [4] 探讨了运用 T 型译者风格和 S 型译者风格研究模式对《聊斋志异》译者风格进行理论模式构建与案例研究的可行性。卢静 (2014: 20-31) [5]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 分析了翟理斯与闵福德在其译本中表现出的多层次风格特征, 包括 T 型和 S 型译者风格, 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译者风格形成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解读。卢静的研究为《聊斋志异》英译本译者风格研究开了先河, 但其研究皆以完整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无法从细分的故事类型入手, 更加准确、细致地揭示不同译者风格。因此, 本研究以《聊斋志异》翟译本和闵译本中共有的狐精故事《画皮》《娇娜》《贾儿》《婴宁》《莲香》为研究对象, 以文本细读法为研究方法, 旨在探明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翻译、叙事和内副文本方面的译者风格。

2 文化负载词英译风格

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独特词、文化内涵词, 它深深打上了某一语言社会的地域和时代烙印, 是表示某一种文化所特有的事物和概念的词 (词组)。这类词不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且“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 在另一种文化中是空白的 (周志培, 陈运香 2013: 181) [6]。窥探不同译者对于同一作品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能发现不同译文的风格, 也有利于在国家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找到中国文化负载词翻译的最佳方式。在闵译本和翟译本中, 与狐精相关的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呈现出异化和归化的不同策略。以狐精的名称为例, 翟理斯倾向于异化为主, 以展现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 例如中文拼音, 注重中国文化传播; 而闵福德倾向于采取归化策略, 力图展现名称背后的文化内涵。

例 1: 惊问所来, 曰: “妾莲香, 西家妓女。”

翟译本: Asking her whence she came, she replied that her name was Lianxiang, and that she lived not very far off, adding that she had long been anxious to make

his acquaintance.

闵译本: When he asked her where she hailed from, she replied that her name was Lotus Fragrance, and that she was a sing-song girl from the Western District.

文化负载词“莲香”是《莲香》中的狐精的名称,同时体现出该狐精并非祸乱一方、为非作歹的恶妖形象,而是具有中国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特质的正面形象。“莲香”美丽、聪慧、大方、坚贞不渝,这种特质都是莲花在中文世界代表的品格。翟理斯采取异化策略,将“莲香”音译为“Lianxiang”,保留了中国拼音,也即在目标语文本中保留了异域文化色彩,有利于时刻提醒读者这是来自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拼音,但却无法将名称背后丰富的内涵传递给目标语读者。闵福德则采取归化策略,将“莲香”译为“Lotus Fragrance”,直接通过标题把女主人公“莲香”的性情品质清晰地展现给读者,能使读者直观地了解主人公特征和故事基调,降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难度,提升阅读效率和体验。

例 2: 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颇不粗陋。

翟译本: My cousin, Asong, however, is seventeen years old, and not at all a bad-looking girl.

闵译本: My cousin Pine, on the other hand, is eighteen years old and a good-looking girl.

松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一个人正直、朴素、虚怀若谷等。翟译本将《娇娜》中孔生地妻子“松娘”音译为“Asong”,保留了原名的音韵特征,强化了读者对于角色的中国背景的感受。闵译本将“松娘”翻译为“Pine”,强调了松树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这些特质与松娘孝顺、贤惠、虚怀若谷等品格相契合。闵译本不仅传达了角色的名字,更赋予了角色一种文化象征,使得读者在理解角色时能够感受到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综上所述,在《聊斋志异》中,狐精的名字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翟译本通过音译和亲切的表达,使角色更贴近现代读者,而闵译本则通过意译和文化象征的引入,促使读者关注角色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

3 译文叙事风格

任丽珊和冯正斌(2023: 71)^[7]认为,叙事学重

点探讨人物形象塑造、时间结构安排、空间描写、叙事视角等文学成分。囿于篇幅,本研究仅以《聊斋志异》翟译本和闵译本中与人物形象塑造有关的动词为例,试图分析两译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不同。

例 3: 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

(2015 卷一: 413)^[8]

翟译本: He then went home in a very melancholy mood; and, putting the flower under his pillow, lay down to sleep. He would neither talk nor eat. (2010: 70)^[9]

闵译本: When he reached home, he hid the plum-blossom beneath his pillow, lay disconsolately down to sleep, and from that moment on would neither talk nor eat. (2006: 167)^[10]

观察例 3 可知,源语文本《婴宁》一文中,王子服郊野游玩之时偶遇一风华绝代、手持梅花的女郎。王子服对该女子一见钟情,离别之际,他拾起该女子扔在地上的梅花,怅然若失,像丢了魂似的,怏怏不乐地回家。王子服到家后,把花藏在枕头底下,倒头便睡,不吃不喝,也不说话。蒲松龄用“藏”字来凸显男主人公王子服不想家人发现自己捡到的梅花,从而暴露自己暗恋该女子一事。翟译本用“put”这一动作,仅传达了王子服将梅花置于枕头之下,无法将王子服“藏花于枕头之下”的心思表达出来,因而在人物塑造上不够细致入微,无法用目标语文字为目标语读者带来源语读者阅读源语文本一样的体验。而闵译本“hid”一词,以王子服的肢体动作展示其心理活动,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例 4: 姬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2015 卷一: 344)^[8]

翟译本: But the priest struck her and down she fell flat, the human skin dropped off, and she became a hideous devil. There she lay grunting like a pig..... (2010: 54)^[9]

闵译本: As she fell to the ground the human pelt slipped from her, to reveal her as the vile fiend she really was, grovelling on the ground and grunting like a pig. (2006: 141)^[10]

翟译本在运用动词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似乎略逊于闵译本,这里再引一例试说明。《画皮》中,王生

因美色与鬼变的女郎同床共枕, 识破女郎的真身后被女鬼残害, 其妻便请来道士捉鬼。道士用木剑击打女鬼, 她跌倒在地, 人皮裂开脱落在地上, 现出了恶鬼的原形, 卧在地上像猪一样嚎叫着。源语文本用“卧”字形容女鬼被道士打败后匍匐于地上的状态, 而翟译本中“lay”一词的意思较为宽泛, 该词在例 3 中也有使用, 但情境完全不同, 可见该词并不是表达女鬼当前窘态的最佳选择。而闵译本中的“grovelling”则有卑躬屈膝、俯首帖耳、奴颜婢膝之意, 且带有极强的消极意义, 用来表示女鬼此刻的体态和心态都恰到好处。

由此可见, 用目标语中的专业词汇来塑造人物

形象, 忠实于原文的语义内涵和原本的文化特征, 立足于宏观的叙事认知风格, 与叙事风格建构的其他认知策略联系起来(谭业升 2024: 79)^[11], 能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本, 为目标语读者带来流畅度和投入感更高的阅读体验。

4 注释风格

副文本理论由法国文学理论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 包含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热奈特 1997)^[12]认为, 内副文本主要包含封面、标题、目录、导言、注释及附录等。本节主要讨论翟译本和闵译本《画皮》《娇娜》《贾儿》《婴宁》《莲香》五篇故事中有关狐精的注释。

表 1 五篇故事中关于狐精的注释统计

	翟译本(条)	闵译本(条)
《画皮》	8	6
《娇娜》	5	4
《贾儿》	3	2
《婴宁》	4	3
《莲香》	6	3
共计	26	18

通过对比两译本中五篇有关狐精故事的注释可知, 翟理斯的注释数量相对较多, 而闵福德的注释较少。

两位译者翻译《聊斋志异》的背景不同也会造成译本注释的不同。翟理斯和闵福德在《聊斋志异》的注释数量和内容的不同, 不仅影响读者对狐精这一角色的理解深度、文化背景的把握, 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误导性解读。翟译本首次出版于 1880 年, 其翻译和注释都避开了与“性”有关的描写, 这也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对“性”话题的保守态度密切相关(Zhao 2024: 6)^[13]。因而翟译本注释只能侧重于狐狸精作为传统文化中妖怪形象的象征意义, 探讨其在民俗和神话中的地位。通过对狐狸精的描写, 解释其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压制。闵译本出版于 2006 年, 其翻译和注释受到的时代和社会限制更少。他的注释除了涉及狐精的民俗和神话意义外, 还集中于狐精与人类男性之间的情感互动, 探讨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心挣扎, 致力于呈现狐狸

精的人性化侧面, 分析她的情感需求和对爱情的渴望, 展现其作为个体的独立性。

5 结束语

本研究从文化负载词翻译、叙事、注释层面对《聊斋志异》翟译本和闵译本中共有的五篇狐精故事进行了译者风格对比研究。研究表明: 翟译本狐精名称文化负载词翻译以异化策略为主, 最大程度上在名称上保留异域特色, 而闵译本以归化策略为主, 试图向目标语读者传递丰富的中国文化意象。闵译本人物动作描写选词精确, 使得人物形象塑造更加成功, 有助于提升译文叙事效果, 给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 翟译本选词则略逊一筹, 译文叙事效果也低于闵译本。注释风格方面, 闵译本数量少于翟译本。翟译本因时代和社会语境的限制, 注释更关注狐精在中国传统民俗和神话中的象征意义, 而缺乏狐精和人类互动中的情感和关系探讨。闵译本注释量虽少, 但译本前言部分有关狐精的详细注解为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狐精形象的入口。

参考文献

- [1] 马振方. 聊斋志异[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7.
- [2] 马瑞芳. 《聊斋志异》是拥有外文翻译语种最多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 [EB/OL] (2001-4-22) [2023-07-28]. <http://new.sohu.com/06/01/news144910106.shtml>.
- [3] 黄立波. 语料库译者风格反思[J]. 外语教学, 2018(1):77-81.
- [4] 卢静. 历时视域下的译者风格研究--语料库辅助下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调查[J]. 外国语, 2014 (4):20-31.
- [5] 卢静.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综合研究模式探索—以《聊斋志异》译本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 (150): 53-58.
- [6] 周志培, 陈运香. 文化学与翻译[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 [7] 任丽珊, 冯正斌. 《创业史》沙博理英译本的叙事建构[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70-77.
- [8] 孙通海等. 聊斋志异(全本全注全译丛书)[M]. 北京:中华书局, 2015.
- [9] Giles, A.H.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 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 2010.
- [10] Minford, J.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06.
- [11] 谭业升. 汉学家英译中国小说中的时空叙事和认知重构: 兼谈翻译的认知批评和群体批评[J]. 外语教学, 2024 (45)3: 74-80
- [12]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3] Liang Z. The Strategy, Function, and Efficacy of the Peritexts in Giles' and Minford'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aozhai Zhiyi. Front. Commun. 9:1419455.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